

今晚他没有舞伴

蔡洪声 著

今晚他没有舞伴

蔡洪声

著



目 录

人生何处不相逢·····	(1)
个体小姐和穷秀才·····	(9)
繁星下的诉说·····	(19)
今晚他没有舞伴·····	(33)
黄昏之恋·····	(40)
永远的柔姿纱·····	(48)
沉重的黄花鱼·····	(50)
人约停电时·····	(53)
恐惧之水·····	(55)
在硬座车厢里·····	(58)
雾锁山村·····	(61)
外面的世界·····	(70)
此情绵绵无尽期·····	(92)
啊，右右湖·····	(146)
银梭河的爱情故事·····	(192)

人生何处不相逢

1

九月的香港，阳光可以晒得身上出油，但坐在地下铁路的列车里，你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了。那不高不低的气温，那两排金属做成的闪着冷光的长凳，都多少给人以凉爽的感觉。此刻，这篇小说的男主角——首次获准由北京来香港探亲的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辛，就坐在由荃湾开往中环的地铁列车上。

列车在平稳地向前行驶，林辛的心却越跳越急促。他不时抬头向对面望去，迎来的总是一个女人探询的目光。从那女人在荔湾站上车时起，这目光就一直紧紧地盯着他。

“真糟糕，被盯上了！”林辛懊恼地想道。他虽然已经四十开外了，但久居香港的父母却还总是把他当小孩子看待，不让他一个人单独外出行走，哪怕是到附近的戏院看场电影，都得叫弟弟或妹妹陪着。今天，弟妹们上工的上工，开学的开学，他才有机会单独行动，准备到弥敦道的书店里去看看。离家时，母亲免不了要叮嘱几句：“香港复杂，莫

走丢了！”林辛微笑地听着，心里却想：“丢不了，又不是靓妹仔，四十多岁的男子汉，谁要？”

哪想到，现在却被对面的那个女人盯上了。香港啊香港，你真是复杂，女人竟然敢来盯男人，而且越盯越紧！

列车在荔枝角停住时，下去不少乘客，那女人居然从对面的座位上起身，移坐在林辛的身边。

出自一种防范意识，林辛的屁股迅速地向着相反方向移动，和女人保持着一段距离。当他明白无误地感觉到自己没有被什么手枪、匕首之类的东西顶着时，这才放了心。他暗暗地估量着自己可能遭受的危险：被绑架去当肉票？不，不可能，因为自己既非百万富翁，又非百万富翁之子；想从他身上榨取情报？更不可能，因为他一点也不了解党和国家的机密。蓦然间，他记起了一句歌词：“做一个勇敢的中国人！”这是前几天刚到香港时从电视里听来的，好象是在香港挺有名气的“金唱片奖”还是“银唱片奖”的颁奖大会上，由汪明荃小姐唱的。歌词里还有些什么，他记不大清了，但这一句却是听得千真万确。对，做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怕她做什么！他傲然地侧过头来，用挑战的目光直视着这个女人。

女人的脸上施着淡淡的脂粉，一头烫发，给人以一种洒脱的感觉。明亮的眼睛象是要说什么话，只有那眼角边的鱼尾纹，表明她已步入中年。林辛傲视的目光，不但没有使她胆怯，反倒使她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请问先生，你是阿辛吗？”

“你是？……”林辛被问愣了，觉得自己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我是阿珍——你小时候救过命的阿珍呀！”女人一把抓住林辛的手，激动得眼睛都润湿了。

“啊，是你呀！”林辛心中的石头顿时落了地。他握着她的手，“你不说，我真认不出你来了。那时，我们都才十来岁，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可不敢忘记你！”阿珍从小手提袋里掏出手帕，轻轻地拭了拭眼角，“我一直记着你额角上有颗痣，我一上车就看见了你额角的这个痣……”

2

他接受了她的邀请，到她那滨临维多利亚湾的F村的家里去坐一坐，今天刚好她歇班。

按照字典的解释，“村”应该是乡村和村落，但香港地名中的“村”却是“楼群”的意思，通常，一个“村”都由几座甚至十几座大高楼组成。阿珍的住所，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村”之中。楼不算高，却也有二十多层。楼下铁栅门紧紧闭着。阿珍在电键盘上按了几个号码，铁门便自动开启，等他俩走进之后，又自动关闭。乘自动电梯上十五层，到了阿珍的家，又是一扇铁栅门，然后才是正式的房门。阿珍掏出钥匙，一扇一扇打开。大概是发现了林辛惊奇的目光，便边开门边解释说：

“香港不象内地，没有铁门不行，常有人打劫的。”

她把他让进客厅，自己走到墙角边，轻轻把高跟鞋一甩，脱掉袜子，光着脚走路。林辛也跟着脱了鞋。尽管十几

年的北方生活已经使他习惯于穿鞋穿袜，但回忆起童年时在粤东故乡光着脚板走路的情景，心里不免涌起一种温馨的感觉。虽然那时走的是两旁长着青草的山路，而今踏着的却是柔软的地毯。

阿珍从雪柜里端出了一盘冷糕放在茶几上，又给他冲了一杯杏仁霜，嫣然一笑：“对不住，我换一下衫裤就来。”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呷着杏仁霜，端详着四周。这套房子由一间卧室和一个客厅组成，当然，还有厨房和被称之为“洗手间”的厕所。他并不十分留意会客厅里放置着的冰箱、彩色电视机和双卡收录机之类的用品和摆设，却久久注视着挂在墙上的几张照片。这些照片里没有别人，全是阿珍自己。“难道她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林辛不无心酸地想。

三十多年前，她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时，正值土改之际，他们都只有八、九岁，她是地主家庭出身，人们都同她保持着一段距离。有一天早晨，林辛上山去割草，发现阿珍昏倒在草丛中。他连忙喊来一个放牛的大阿哥，把她背回村里。刚背到村口大榕树下，大阿哥便放下阿珍，面带难色地对林辛说：“我就背到这里，你自己再背吧。回去可别说是我背的！”

阿珍家父母都不在世了，林辛就东扭西歪地把阿珍背回自己家里，刚刚喊了一声：“阿婆，快来！”便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阿婆赶紧给阿珍喂水，喂汤。阿珍醒来，“哇”地一声哭了。阿婆是村里农会的会员，心肠好，忙说：“莫哭，莫哭，以后你就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和阿辛作伴。”

几天以后，阿珍被她姨妈领走了。她姨妈住在邻县，要走好远好远的路，还得翻过两架大山，自然很少往来。不久，听说她舅舅从香港回来，把她带到了香港。

若干年后，阿珍托一个回乡探亲的亲友给林辛带来一张照片。这时，她已是一个婷婷玉立的香港高中女学生。林辛也托那人给她带去自己的照片。后来，林辛远离故乡到北方上大学，接着在北京工作，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3

房门轻轻打开。阿珍飘逸地走了出来。除了头上的卷发以外，她俨然换了一个人：摘掉了脖子上的金项链，洗去了脸上的脂粉，上着白底蓝格子的短袖衬衣，下穿肥瘦适中的黑色绸料长裤，好象要故意告诉林辛似的：你看，我一点也不洋气。

“我变得很老了吧？”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笑着问。

“没有。看起来比你的年龄要年轻。”他说的是真话，没有任何恭维的成分。在香港这几天，他觉得香港的女人比内地女人会保养，显得年轻得多。

“真的啊？”她快活地端起冷糕，放在他的手上。

“真的。”他尝了一口，认真地回答，“你一定很会保养。”

“哪里，哪里！”她不置可否。

“你过得快活吗？”他脱口而出。

她沉默了，长长的睫毛浮动了一下，眼睛里流露出惆怅

的神情。片刻，才缓缓地说：“谈不上快活。按理说，我是幸运的。因为舅舅有钱，我在这里读了小学、中学，还读了大学。后来结了婚，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在香港有生意，在新加坡也有生意，根本就不顾家。我呢，因为在公司里给舅舅当秘书，忙得很，也不顺老公的心。后来，吵了几架，他就再也不回来了。我的心都凉了……唉，算了，算了，不谈这些。”她竭力想从不愉快的回忆中挣脱出来，便转换了话题：

“这些年，你回过家乡吗？”

“回过。有机会到广州出差时，都要绕回家乡去看一看。”他回答。

“村头的那棵大榕树还在吗？”

“还在。”

“村边的那条溪水还流吗？”

“还流。”

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不言语了。

“你为什么不去去看看呢？”沉默片刻，他问。

“何尝不想回去！我阿爸、阿妈都葬在那里……”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可我又很怕回去！”

“现在可以扫墓了。”

“知道。可我还是怕，我阿爸肯定作了孽……可那时，你为什么敢救我？敢拿饭给我吃，敢让床给我睡？”

“你爸爸作孽，可你没有啊！……啊，不，那时我什么也没想，只觉得你和我好朋友……”

“你真好！心真好！”她的声音里带着微微的哽咽。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你还是回去看看吧！故乡毕竟

是故乡，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他恳切地劝她。

“这个，我相信。土改刚开始，舅舅叫阿爸赶紧来香港，阿爸不肯，说死也要死在家乡……”她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又是一阵沉默。

“算啦，不说这些。”她自己打破了沉默，站起身来，“我请你饮茶去！”

林辛来香港几天，懂得这里的“请饮茶”就是请吃饭的意思，便推辞说：“不啦，我该回家了！”

“不行，我一定得请你饮茶！”她执拗地坚持，“我们到统一酒楼去，那里的虾饺是香港最有名的！”

“出来久了，妈妈会不放心的。”他仍在推脱。

“那好办，”她一边抓起电话机，一边说，“告诉我伯母的电话号码……”

4

饮完茶，她陪他游览太平山。她向他介绍，太平山又叫扯旗山，是港岛风光最佳的地方。

乘缆车登上山顶，他们漫步走上狮子亭。曲径回廊、精致幽雅。他们在露台上停下来俯瞰。天空出奇地晴朗，那湛蓝、湛蓝的维多利亚湾，那隔着海湾的九龙半岛……全都清晰地收入眼底，甚至还能眺望到九龙半岛与新界交界的狮子山。

“我们的村子在哪个方向？”她突然侧过头来，问。

他想了想，视线离开狮子山，手指着东北方的海面：“在那边，很远很远，和福建交界的地方，看不见。”

“真奇怪，我总是觉得就在新界那一边。”她沉吟着说，“其实，我也知道不是，因为新界过去是深圳。可我常常有那种感觉。我在假日，常来这里远望，总觉得新界再过去，就是我们村头的那棵大榕树，还有村边的那条小溪，还有你……”

“我？更远！”林辛用手指着正北：“呶，北京在那边，离这里两千多公里！”

“你能不能留下来？”她投去探询的目光。

他摇了摇头：“不能。那边有我的家，有我的事业。”

“把阿嫂也接过来！到我舅舅的公司去，我帮你说一句就行。”

他淡淡一笑：“不，谢谢。我没有经商的头脑。我不想扔掉原来的工作，就象忘不了村头的大榕树，忘不了村边的小溪……”

她苦笑一声，掉过头去，仍旧眺望着狮子山。

狮子山上，朵朵白云在微风中轻移，向着北方慢慢隐去。

她轻轻地哼起人们熟悉的一支流行曲：

弯弯的小河，
青青的山岗，
依偎着小村庄……

这是邓丽君的《小村之恋》。

她的眼中含着两滴泪珠。

1986年2月

个体小姐和穷秀才

1

15次特别快车沿着京广线向南奔驰，夕阳的余辉透过窗口照射在坐在下铺看书的杨波身上。他放下书站起来，在铺着绿色地毯的过道上伸了伸懒腰，仿佛想抖掉旅途上一天一夜的疲劳。然后，便拎起书包，径直向餐车走去。

餐车几乎坐满了，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空位。邻座是一位年轻的女港客，披着一头长长的秀发，脸上涂着薄薄的脂粉，一对金耳环在夕阳的余晖中熠熠发亮。他有礼貌地向她点点头，便静静地等着服务员端饭端菜。

他买的是两块钱的餐券，尽管属于炒菜中最便宜的一种，但他多少还是感到有些心疼。他计算了一下：现在出差的旅途补贴是一元八角，尽管比以前多了四角，但还不够他这一顿饭钱，且不说一天得吃三顿饭了！本来，车厢里有盒饭卖，但他中午吃了一盒，饭多少有点夹生，现在还倒胃口（何况盒饭也不便宜，已由前几年的四角提到了一元二角）。不过，那推车送饭的服务员的态度倒蛮好，听他提过意见

后，她抱歉地一笑：“啊，实在对不起，我们一定改进。”杨波听着这柔和的声音，心里总算得到了安慰。他曾有过别的记忆，那是在别的列车上，当他提过类似的意见之后，那对人爱理不爱理的服务员一言不答，只用轻蔑的目光瞥了他一下，仿佛在说：“哼！一块钱还想吃好？想吃好，别舍不得花钱！”

“同志，饭菜来了！”餐车服务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端起饭，就着一盘牛肉炒菜和一小碗汤，一口一口地嚼了起来。

“同志，请！”邻座的女港客把自己的一盘鸡块推到杨波面前，客气地请他吃。

“谢谢！”杨波有礼貌地把鸡块推了回去。但他有点奇怪，这女港客怎么也称自己同志？

“唉呀，不要客气（气）嘛！”女港客热情地把鸡块再推过来，好象他们早就熟悉了似的。

杨波打量着这个女港客，他并不认识她，但对她的口音却是熟悉的：和许多广东客家人说普通话一样，她把“客气”说成了“客戏”。

“小姐，你是客家人？”他试探着问。

“啊，是的！是的！”那小姐爽朗地回答，并且反问：“你也是吧？”

“是的。”

“哦，那我们是同乡了！”那小姐欢快地叫了起来，惹得周围的人们都转过头来注视他们。她略带歉意地笑了笑，

“怎么称呼你的大名？”

“杨波，杨柳的杨，波浪的波。小姐贵姓？”杨波虽然

被人们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但客家人那种浓厚的乡土感情却使他消除了自己和女港客之间的隔膜，变得乐于和她攀谈了。

“算了！算了！别老是小姐长小姐短的！”她抿着嘴笑了起来，“敝人姓张，小名新婷，广州的个体户！”

“什么？”杨波似乎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发愣地盯着对方。

“怎么？不相信？”她看出了他的心思，“你们这些在北方住久了的人，一看戴金耳环、搽胭脂的人就以为都是香港客，好象我们内地的人就不能爱美，就买不起金耳环似的，其实，这一对金耳环也值不了多少钱！”

杨波心想：好大的口气！嘴里却问：“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不多，四、五百块，”个体户大大方方地回答，“你呢？你拿多少薪水？”

“我？每月工资七十八块。”杨波老实地回答。

“啧啧！”个体户的感慨不无同情的成分，“你在哪里得意？”

杨波对“得意”这个词并不太顺耳，但也懂得这是香港、广州一带的人们问别人在哪里工作的意思，便答道：“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啊，穷秀才！”个体户的话语里既含着敬佩，也含着同情，含着嘲讽。

穷秀才望着窗外向后驰去的洞庭湖，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列车到达岳阳，停车九分钟。个体户和穷秀才都吃完了

饭，一同下到站台上蹓跹。个体户从坤包里取出一个小巧的照相机，在站牌下为穷秀才拍照留念。当他知道拍的是彩色胶卷时，心想还得花一块钱去洗这张照片，多少觉得有点不值得。

“来，到列车旁再拍一张。”个体户并不知道他的想法，热情地指挥着他。

闪光灯一闪，穷秀才不禁暗暗叫苦：“两块钱出去了！”

2

穷秀才虽穷，但并不想占别人的便宜。当他们重登列车时，他接受了个体户的邀请，到她乘坐的软卧车厢去闲坐片刻。他从记事小本上撕下一页，端端正正地写好自己的北京地址，然后掏出两块钱，一起递给个体户：“这是我的通讯处，照片洗好后，请你寄给我。”

一直面带笑容的个体户皱起了眉头：“你怎么这么小看人家！要是你的钱，我就不给你照了！”

她把两块钱推回穷秀才的身边，把写着穷秀才地址的小纸片放进了坤包。然后，检出自己的名片：“呶，这是我的地址。我还没告诉你，我这个体户，就是专门冲洗彩色照片的。”

穷秀才接过个体户的名片，戴上眼镜看了看上面铅印的女主人的大名、彩照冲洗部的名称和地址。（为了避免给我们的女主人公增添麻烦，名片上的摊号和地址暂不公布，敬

请读者原谅)。当他摘下眼镜时，想到自己刚才所写的通讯“纸片”和这张铅印名片所形成的对比，心里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但一想到自己研究所里大名鼎鼎的所长还没印名片呢，心情便又很快平复下来。

“嗯，秀才，你想不想赚点钱？”个体户见穷秀才不再发呆，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

“怎么赚法？”穷秀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感到挺新鲜，便好奇地反问。

“好赚！”个体户眉飞色舞，“我这次到北京旅游，也到几家洗相馆去看了看，你们北京洗一张普通彩照要一块钱是不是？是！那好！我们广州洗一张只要四角钱，你在北京替我收货，每张收六角，比洗相馆便宜四角，保管有好多人来找你……”

“这可不行，那些照相馆的人非得找我算帐不可！”穷秀才自幼胆小，生怕惹事。

“怕什么！这是做生意，是竞争！他们竞争不过，应该怪自己落后，不能怪别人！”为寻求支持，她转向坐在对面的一个真正的女港客，“陈小姐，你说是不是？”

“是的！是的！”陈小姐刚刚在岳阳站买了一小兜桔子，这时正在品尝着洞庭甜桔的鲜味，她爽快地点头支持姑娘的论点，“北京洗相太贵了……”

“就是嘛！”个体户得意地瞅了穷秀才一眼，“你在北京帮我设个点，说不定对北京还是一个贡献呢！往少里算，你每天只收一个彩色胶卷，一个月收30卷，冲洗出来就是一千零八十张。我每张让你提取二角钱，一千零八十张就是二百一十六块钱，除掉交税，还剩一百多块钱，比你两个

月的薪水还多。等你闯出了名，说不定每天可以收十个卷，每月收入一两千元，你就成了北京的万元户罗！怎么样？穷秀才？”

穷秀才虽然被说得心里发痒，但他毕竟还是首先想到自己的事业，便推辞道：“恐怕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有自己的工作！”

“哎呀，不就七十八块薪水吗？把那个工作辞掉啦！”个体户大概没当过国家干部，所以对别人念了十七年书才挣来的干部公职显得相当不在乎。

“那可不行！”穷秀才忧心忡忡，“把铁饭碗一丢，可就再也拣不回来。再说北京的洗相业也会向前发展，万一他们也降价，每张彩照收四角，我做不成生意，靠什么过日子？”

“你呀，真是穷秀才，想得真多，”个体户无可奈何地摇头，“你先当他两年万元户再说嘛！”

胆小的穷秀才当然没有答应个体户的要求。但当他回到自己的硬卧，在列车的轻轻摇晃中沉沉入睡之后，还是做了一个甜滋滋的美梦。他梦见自己真的成了北京的万元户……

3

早晨8点48分，列车准点抵达广州。到达前半个钟头，漂亮的个体户曾到穷秀才的硬卧车厢来坐了十几分钟，惹得周围的有些人向这个穿着褪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投来带着复杂神情的眼光。